附釋音毛詩註疏

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三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簡是草名非也伶音靈字從水亦作伶

疏　簡兮一章六句至王者○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摠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者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乃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天子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二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註云樂正于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二章傳曰祭有畀韡脆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自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乎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庵人舞者衆寡無數韎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韡脆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特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頃人德大謙為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伶官至為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鑄成伶人告縣曾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隱出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崐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簡

分簡兮方將萬舞前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羽也○爲于僞反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礼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較同采音菜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俁俁矩反韓詩在邑邑云美貌

疏簡兮三十萬

舞○毛以爲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俁俁然而居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爲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俁俁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碩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干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万者何休云象

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孰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万舞之名未見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爲万舞以祭山川宗廟且于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新所以言四方之意也周礼舞師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礼言天子法四方爲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爲四方也此傳干羽並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爲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礼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簡擇至干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碩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爲萬舞故爲目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爲祭也知萬舞爲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礼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

利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爲籥舞不得爲万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戈之異也旦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矣○傳教國至爲期○正義曰知教国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爲然祭祀之礼旦明而行事非五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爲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衆適子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指此諸侯亦有無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傳言日中爲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二夜中也若春秋二夜中不當爲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欲其備至是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爲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在法於已也周礼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注云春老

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其等使應節奏八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蒐獵之屬也此賢者非爲七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則亦爲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則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爲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爲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既爲大德故俟俟爲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国子者以在前上處文無舞故據万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爲王臣○轡悲位反組音祖注音壬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籥餘若反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礼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赭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

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乱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揔紙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而成於遠以興頌人能治典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而成於遠矣頌人既有御衆御乱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藉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而動近成遠故知爲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治乱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乱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以執轡有文章以織組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揔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說書執轡又以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以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從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頌人甚爲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爲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産

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也 與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兩雅說翟鳥名雉氣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漫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以厚則有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案有異譜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異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異於下也輝者甲吏之賤者胞者內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臣云輝周礼輝作翬蓋謂所皮革之官周礼輝人爲鼓鼗人爲甲礼記足諸侯兼官故轉爲甲吏也胞即周礼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蓋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輝人

周礼諱人二庖人中上四人下上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宮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頎人亦樂吏故於祭未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就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礼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士士酒以散獻爵戮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

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皆所以言頎人處非其位○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頎人與在王位○與音預或如字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乃宜在王室箋云美人謂頎人也

疏

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頎人而在賤職可與非其位乃傳苓之不如頎人既不寵用故今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頎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頎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

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子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言云蓁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藎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藎似地黃○箋彼美人謂頎人

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頎人故知彼美人謂頎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礼思之至一本思作恩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也○正義曰以之衛女國歸雖非礼而思之至誠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

泉水亦流于淇

與也泉水始出大然

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婦人出嫁於異國○毖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恥云直視也淇音其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

諸姑伯姊**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反下篇同**疏**孌彼至之謀○毛以孌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孌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欲略與之謀為異餘同○傳泉水始出孌然而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孌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箋懷至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二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為思故以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賓之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

互見以諸姬總辭又用欲與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泲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祢乃礼反北名韓詩作坭音泥軷蒲末反道祭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遠于萬反注同**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宜親也先姑後姊尊姑也**疏**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祢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礼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礼也哉而止稱也○傳泲地名至祢地名至祢地名○正義曰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釋軷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礼記曰出祖

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礼行
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詩傳曰軷道祭
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
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
去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礼畢乘車轢
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軷及犯
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相爲神主既祭之以
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
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爲之者以聘礼烝
祖則不在國内以祖爲行道之始則不得至
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
或伏牲其上者憑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
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
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
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
遂馳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礼上文
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
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
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
行曰禭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

外西方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
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
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
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
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爲之大
取羝以軷聘禮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礼及
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爲犯軷
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
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
侯出祖出宿于屖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
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
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
也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云所適國
郊也此沛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
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干沛思宿焉傳
爾思餞焉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
沛爾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沛爾
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
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
本集主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歸

與蝃蝀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刺其淫奔故爲禮奔竹竿以不見荅思而能以禮故爲出嫁爲者各本其意故爲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姊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尊姑○正義曰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脂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以歸○舝胡瞎反車軸比字例同音更不重出

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遄速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至瑕遠也箋云瑕有何不可而止我○遄市專如字鄭音昌行下孟初加反卷未注同

疏

出宿至有害○毛以爲我思欲出宿言而歸衛國耳則爲我脂車則爲我設舝而乘之以[illegible]欲疾至衛不得爲遠禮遠義之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閒關車之舝舝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詩疏二之三

八一

我思肥泉茲

歸寧乎唐反爲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爲異○傳脂舝至我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閒關車之舝舝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同所歸異爲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水故思此而長歎○肥字或作淝音同

疏

異爲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渡水○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

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漕衛○正義曰鄘云以廬於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疏

箋既不至我憂○正義曰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荅是以欲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荅其除此憂維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皆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 疏 北門三章章七句至志爾 ○ 正義曰北門三章皆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出首有德行之爾其仕爲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興也北門背明鄉陰殷殷云自從也興者前已在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 ○ 殷於斤反沈於文反又音隱亦作慇同於小反沈於文反又音隱亦作慇同許亮反爲于僞反 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窶者無禮也公貝者困於財窶云艱難也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己以此爲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 ○ 窶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爲禮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一以事君何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哉忠之至 疏 出自至何出哉 ○ 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鄉陰而行猶已仕於亂世鄉於闇君而仕由己在闇已則爲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己祿薄使己終當窶且貧困無財爲禮又且貧困無貧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己雖祿薄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爲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 ○ 傳北門背明鄉陰 ○ 正義曰本人鄉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爲善何者出自北門爲鄉陰行似已仕闇君故以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爲一喻也 ○ 傳窶者至貧財 ○ 正義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爲一事之辭故爲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爲礼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困於財窶云禮者爲不足以爲礼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困於財窶云禮者爲不足以爲礼是終窶也又近困遠也無財謂之窶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己祿薄是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已是諸臣亦如此

君於已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遺我知復何哉無去人是忠之至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益我以來之事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子

益我適之甚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益我以來之事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子

偏已兼其苦○埤音卑遺音偏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

疏王事至讁我○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勞亦不免已去○徧古[illegible]反下同凡徧字從行徧子從人後皆放此讁直革反王[illegible]知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徧子從人後

革反更音庚送待結反

箋又苦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益我使已勞於行役苦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

疏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勞

若既政偏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責我言若既政偏爾何不去此使臣不忍去而室人不知以責已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

傳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已使已厚出財說之事

是也○箋國有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處

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

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公入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

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沒至已志○正義曰礼吾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

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離困志不士云君子家人使之去是

不知已志上言諸臣莫知我難故云室人亦不知已志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

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

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擲也遺唯季反擿

呈釋反與擲同本或作擿非

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正義曰箋以役

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適我此亦

宜為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為投擲已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

韓詩作誰音千隹反隹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

疏傳摧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乖

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讁已者是

室人責已故以為摧為刺譏已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

似未穩

此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

攜持而去焉攜戶圭反攜戶兮反 疏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

言衛國君臣並爲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注刺君重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

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云云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

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雪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民散亡○涼音

良雨雪雱音旁反又如字下同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惠愛行惠也箋行

同音戶郎反酷苦毒反 其虛其邪既

云惠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携持同道而行音衡 其虛其邪既

去疾既盡也○邪音徐言今在位之人其 疏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 疏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

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

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

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爲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爲非
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
爲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
又同之已所以觸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
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
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
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爲
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爲威虐
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
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

攜手就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原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
靜女三章章四句
易之爲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

疏

○正義曰
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美女之美欲以易今夫
人也庶幾賢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愿得靜女以易夫人非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至一踟躕○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
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
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
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
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
見是也媞嫿皆連靜女靜既爲德故皆爲美色也東方之日
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
然美好之子于嬿傳曰姝姝順貌以質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
爲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安之自防深於
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女德至可愛○正
義曰箋解本學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愛
當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

說故云服從待礼謂待君子然後聘娶之礼然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礼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子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筆赤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惕靜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

彤管有煒說懌女

美

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愛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二音悅下音亦靜女至女美○毛以爲言有貞靜之女其色變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蹝

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女德之美因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三編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爲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彤管之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

箋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貞靜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法也○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三編云嘉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法即貽我彤管是也○傳古者至成法○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礼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礼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礼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其日其當御其日當次其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爲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爲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今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夫關雎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女史○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然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懌

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illegible]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爲書說[illegible]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草云牧田官也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歸荑以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之牧音目荑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匪女之爲美非爲美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爲于偽反匪同咸如字

疏自牧至之貽○毛以爲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爲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爲人君之妃只言我所用此女爲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只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箋唯下二句爲異言君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爲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女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荑茅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美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云之於美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爲美終爲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爲女能貞靜終爲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絜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荑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爲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爲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伋宣公之世子○新臺新臺三章章四句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之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遥反惡烏路反

疏新臺至是詩○正義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己

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泚鮮明貌瀰瀰水所以絜汙穢反于河上而爲淫昏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礼反鮮明貌說文云泚作玼云新色鮮也弥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註同

燕婉之求蘧蒢不鮮 燕安婉順也蘧蒢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仞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仞也反得蘧蒢不善謂宣公也蘧蒢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反蘧音渠蒢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可音仙。

疏 新臺至不鮮。毛以爲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人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旁臺而而要齊女以爲淫昏也水者所以絜汙穢反於河上爲臺而爲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爲所要反得行淫蘧蒢疥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爲異。傳此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新高峻而其泚鮮明也河跡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更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可以考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汙穢而公反於莫上爲淫昏故惡之也。傳蘧蒢不能俯者。正義曰蘧蒢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蘧蒢不可使仰戚施不可使俯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蘧蒢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蘧蒢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故箋云蘧蒢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特宣公爲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爲口柔面柔也蘧蒢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蘧蒢丐言好辭以口餽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諂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泚河水浼浼 浼平也。浼七罪反韓詩作滙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滙音

燕婉之求蘧蒢不殄 殄絶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

疏 傳殄絶。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蘧蒢之行而不絶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直章鮮爲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爲少也。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蘧蒢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絶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爲善讀此殄爲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礼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言所得非所求也箋

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蘧蒢之求得此
爲猶齊女以礼來求公子而得宣公
施戚施不能仰者毀云戚施面柔下人以
色故不能仰也以戚千歷以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
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爲于偽反

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
是詩○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
伋與壽爭相爲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
之詩也二子爭相爲死即首章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

二子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
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
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夫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
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
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況泛泛然迅疾而不顧也
○泛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朔思嫠反隘於賣反

疏二子乘舟至其景○二子伋壽爭相爲死趣死似
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泛泛然見其影之云往
而不還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得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
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箋以
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傳二子至不顧○正義
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
其言與相十六年左傳卜異大同也此言朔思伋於公使之殺
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
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
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乘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国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
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經節不稱同盡載往
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竊其白旄而
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国人傷其涉危遂往者
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
薄況泛泛然迅疾而不顧無所薄況泛泛然迅疾而不顧也
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

願言思子不寐心養養食

願言也養養然憂不
養養然憂也○毛以爲二
子伋壽爭相爲死趣死似
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爲之憂養養然
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泛泛然見其影之云往
而不還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得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
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爲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箋以
願言思子爲念我思此二子爲異○傳二子至不寐○正義
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
其言與相十六年左傳卜異大同也此言朔思伋於公使之殺
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
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
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乘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国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載
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經節不稱同盡載往
旗以爲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竊其白旄而
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爲旌節也言国人傷其涉危遂往者
解經以乘舟爲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
薄況泛泛然迅疾而不顧無所薄況泛泛然迅疾而不顧也
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

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死沈沈然其形往窮形可見故言往也二子乘舟泛泛其逝

逝往也願言思子不暇有害言二子之不欲害我暇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疏二子至有害也○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箋云萬反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箋我念至不去○正義曰此因人思念之至切遂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辭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之三

鄘柏舟詁訓傳第四 陸曰鄘音容鄭云紂都以南曰鄘王云王城以西曰鄘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共伯僖侯之世子。共音恭下同姜居羊反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蚤音早僖許其反史記作釐曹大家注曰柏舟二章章七句至以絶之。正義曰作柏舟詩者僖疏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故為此詩以絶之父母奪已之意已至死無他心與鄭伯誓母云不及黃泉無相見者蒙爲柔事之約即盟之類也言衛世子者依世家共伯之死時釐侯已弊入釐侯妻自殺則未成君故繫不之父在之辭言世子以別於衆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亦之類也春秋公羊之說云存稱世子君薨稱子其既葬稱子者與此不同此僖侯文說事非史策爲辭之例也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早死者謂早死不得爲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已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子国則未必有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喪服傳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如不嫁爲善故云可以義斷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是夫妻之義也此敘其自誓之由也自誓即下云至死矢靡他是也但上四句見已所以不嫁之由下二句乃追恨父母奪已之意。箋共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史記僖侯云蠱立言僖則古今皇甫謐云皇甫音同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泛方劒反處昌慮反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 髧丁甘反髦音毛

猶婦人之有夫家是其常處。泛方劒反處昌慮反髧彼兩髦實維我儀髧丁甘反髦音毛號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箋云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說文作髦音同總髮也髮在兩邊故曰髦說文作髦音同禮子生三月翦髮為髦長大作髦以象之髦音毛果反昧

莫背反朝直遥反櫛側乙反纚色蟹反又色綺反總子孔反綾波離反

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它音他○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毋也天也尚不信況

我天謂父也○只音紙亮本亦作諒力尚反○疏凡彼至人只○正義曰言凡彼柏木之舟在彼中河之

其常動以興婦人在夫家亦是其常動今我既在夫家矣又

髧然著彼兩髦之人共伯實維是我之匹謂言其同德齊意

矣其人雖死我終不嫁而父母欲奪已志故引之誓言曰至

死誓無改嫁之心毋也父也何謂尚不信我也而欲嫁哉

○傳髦者至之飾○正義曰既夕礼云飾殯士人脫髦士云

兒二三月翦髮為髦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右各石長大箭為之

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

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

時髦著其制未聞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內則三子

事父母總拂髦是子事父母之飾也言兩者以象幼時髦則

知髦以挾囟故兩髦也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云士既

殯而脫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礼也士之既殯諸侯以小斂於

死者俱三日也則脫髦諸侯小斂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傳

侯已葬之髦久矣乃云兩髦者追本言在之飾故踐別世

子昧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專久母之飾也若父母有

既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云之

矣王薨云親沒不髦是也○箋兩髦至綫纓○正義曰以共

伯已死不忘所言故以兩髦言之也世子昧爽平旦而朝君

初亦知是稀髦乃櫛纚并內則注云纚所以韜髮者也并今

之簪用者纚乃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而著之故內則注

云拂髦稀云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又著緌纓然後朝君

也礼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寢門外朝昧爽也又內則云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世子亦是命士以上故

知昧爽也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者與

玄云文王之為世子也非礼之制故不與常世子同也內則

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韠紳注云端玄端上服也庶人以深

衣然則命士以下亦於雞鳥之時朝者命士以下當勉力從

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宮者則當多故內

則注云異宮宗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

而至寢門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

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

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

纓也礼記文王世子云親齊云冠而衣者至亦衣不

端矣不并引端韠紳搢笏者以經之髦故知有服而已

士喪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爲紘無笄者纚而結其餘然則此冠言緌纓則注云雜斯當爲笄纚笄者纚必須笄也○傳天謂父○王義曰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故知天謂父也先母後天者取直韻句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特如字韓詩作直云指當值也

之死矢靡慝慝邪也○慝他得反邪似嗟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亦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在良反茨徐資反頑五鰥反弁反鰥馳序注同

疏牆有茨六句至不可道○正義曰此刺君故以宣姜嬖於君謂之君母為人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蕅也○正義曰左傳閔二年曰初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立之為太子娶於齊而美曰宣姜公奪之生壽及朔朔愬之於宣姜宣姜欲其子之立也與夷姜謀殺伋子使之乘危盜殺之而立朔是為惠公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二子曰黔牟及申生公子頑通乎宣姜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頑也牆所以防內常茨蒺藜也故埽去之反傷牆也箋云同國君以礼防制一國之內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音梨去丘呂反下同行下孟反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中冓內冓也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冓本又作遘古候反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佚之言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於君醜也

疏牆有茨醜也○正義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今上有蒺藜之草不可埽去之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礼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除而滅之反意礼而言國夫人既淫昏矣宮中所冓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其惡不可道所可道言之於君醜也君醜也君亦何以不防閑其母至今有此淫昏○傳中冓內冓箋內冓至之語○正義曰媒氏云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云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掩其上而踐其下使

無所通就之以興淫泆之情明不當宣露即引此詩以證之此其暴合淫昏之事其惡不可道也○牆有茨不可襄也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詳審也○詳如字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長惡亞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讀抽也箋云抽猶出也○疏傳讀抽箋抽猶出○正義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為讀言不宜露之義傳訓為抽箋亦抽為所通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宜露之義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辱辱也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十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小音皆

疏君子偕老三章章十六句二三九

此小序六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宣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此章八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也毛以為宣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外有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箋云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小音皆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小音皆

疏君子偕老三章章十六句二三九

此小序六句至偕老○正義曰作君子偕老詩者刺衛夫人也

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副芳富反珈音加編蒲典反或必仙反別彼列反搖餘昭反。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委者行可委曲蹈迹也佗佗者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委於危反佗同佗待何反註司韓詩云德之美貌行下孟反舊如字委曲如字易以豉反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云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見詩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龜。揄音遥字又作褕狄本亦作翟王后第二服曰褕狄闕古乱反又音宮。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礼當如之何原疾之。行下孟反又下同

跡君子至之何。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俱至於老者首服副飾而著象笄以六珈玉為之飾既服此服與行委委然行可委曲佗佗然其德平易如山山無不容如河之德無不覆德能如是以象骨飾服而著之是為得宜此二者之德與服相稱以此可謂不善云如之何乎言其宜善也今之去人何以不善而為淫泆不能與君子偕老乎。鄭以為言此夫人宜與君子偕老何者今夫人既有古服副笄而著六珈又能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輝翟得其宜服飾如是宜為善以配君子今子之反為不善之行欲云如之何乎深疾之。傳能與至尊卑。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卣飾卣飾其上為之鳳皇之形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加於首上次者亦易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故云所謂髮髢是編次所以異也以此笄連副則為副之飾是衡笄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笄註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雜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言珈者以玉珈於笄為飾后夫人首服之尤尊故云珈笄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笄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別尊卑也。箋珈之至未聞。正義曰以珈字從玉則珈為笄飾謂之珈者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加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貴家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尽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聞以言六珈以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傳委委至不濁。正義曰傳以東人君之德而駁宜委則以為內有德迹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李巡曰見容之美也舍人曰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郭

美曰皆佳麗美艷之貌傳意陳善以啟宣姜則以爲內實有德其言行可委曲德平易委委佗佗皆行步之美以內有其德外形於貌故傳互言之委委者行可委曲作佗者德平易也由德平易故行可委曲德平易即如山如河是也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爲宣姜自佳麗美豐行步有義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閑也。傳象服至爲飾。正義曰以下傳云揄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揥明以象骨飾服唯尊者爲然故云尊者所以爲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箋象服至之屬。正義曰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不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爲揄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明而畫之故謂之象以人吾之服畫日月星辰謂之象故知畫翟羽亦爲象也故引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自日月至黼黻皆爲象獨言日月星辰者略舉象服而已故略之也。傳有子至不善。正義曰傳意舉善以刺惡故反其言以歎之可謂不善言其善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玼鮮盛貌揄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此音此又且礼反說文云新色鮮也字林云鮮明貌沈云毛及呂忱並音同王篇且礼反云鮮明貌不或作蹉此是後文蹉兮王肅云顏色衣服鮮明貌共同不容重出今檢王肅注好美衣服素白之貌若與舊本皆前作玼後作蹉字誤音本後不釋不如沈所言也

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絜也箋云髢髮也不絜者不用髮爲善。鬒真忍反說文云髮稠也服虔註左傳云髮美爲鬒屑蘇節反髢徒帝反髮皮寄反。

玉之瑱也象之揥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瑱吐殿反充音同本又作塡支作謫並非揥帝反摘也摘他狄反本亦作擿謫音丁革反摘音直戟反。揚且之皙也。揚眉上廣皙白皙。且七也反徐子餘反下同皙星曆反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箋云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平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諦音帝莊如字本又作壯側亮反與音餘。疏老者故宜服此玼兮玼兮其鮮盛之翟衣也又其鬒髮如雲言其美長不用髮而自絜美也又以五色之瑱也又以象骨爲之揥也又其眉上揚廣且其面之色又爲

白皙既服飾如此其德又稱之其見此可敬如天帝何叫然見尊敬如天乎由其鎮實如天何由然乎兒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宗故能尚君子偕老今夫人何故淫亂而不有實不審諦使不可尊敬乎○則以指據宣姜今爲淫亂故責之言天人何由見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美乃與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之行乎○傳揄翟至飾衣○正義曰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譯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其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孫毓云曰古衣飾山龍華蟲黼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常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傳髮至長○正義曰說文云髮黑而美光可以鑒名曰玄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髮是髮爲黑髮也○箋髮髮至爲善○正義曰髮一名髮故云髮髮也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益之哀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髮是也不孝髮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髮美故云不用髮爲善○傳瑱塞至搞髮○正義曰既夕訓云瑱塞耳充耳也或曰充耳其瑱與云充耳是也象骨爲之

首因以爲飾名之搞故云所以搞髮爲是也○傳尊之至如帝○正義曰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天人審諦如帝則不尊之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不尊之如天明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填則此言填爲填取其填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美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巫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次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箋帝五帝至之行○正義曰天帝名雖別而一体也以此別說其文爲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春秋文耀鉤曰倉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是也此貢夫人之辭故言何由然而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美乃與是覆上以責之此云反爲淫昏之行卒章箋云淫昏亂國者以下經云邦之媛也因有邦文故言亂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illegible]

爲衣蒙要後也絺之襈者爲繡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后妃
六服之安展衣宜白繡絺絺之盛襈者展衣夏則裏衣繡絺
此以相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礼記作襢衣○
襈七戀反說文云玉色鮮白展步戰反註展衣皆同況張輩
反繡俱救反歷也絺勒之反絀息列反袢符袁反穀戶木反
延以戰反又如字爰子六反衣於既反著也下裏衣同裏如
字舊音吏見賢遍反於君
二本無子字禮陟戰反

子之清揚揚目之顏也視清
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誠也美女
爲媛箋云媛

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昏亡
亂国故云然○援于眷反韓詩作援援取也倚於綺反○疏
毛以爲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服此瑳
兮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衣繡絺之上繡絺是當暑絺去
袢延承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直服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
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
宜配君子故爲一国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爲淫乱失事君子
之道而不爲美女之行乎○箋以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是故
一邦之人依倚以爲援助何故反爲淫昏之行而乱国乎○
傳礼有至之服○正義曰言衣服之内有名展衣者其反以

丹穀爲之以文與繡絺相連繡以絺爲之故辨其所用也絺
者以葛爲之精曰絺麤曰絺其精尤細廉者繡也言細而縷
繡故箋申之云繡絺絺之襈者言是當暑袢延之服者謂
繡絺是細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細袢者去熱之名故言袢
延之服袢是熱之氣也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
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褘衣赤襦翟青闕翟
黑鞠衣黃展衣赤襐衣黑鞠名與鞠同雖毛亦當色黃襐衣
與男子之襐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
箋所言以婦人尚華飾亦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
衣赤襦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爲鞠於凶服故越
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襐衣越青而同黑也二
章傳曰襦翟闕翟羽飾衣則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翬爲羽
襦翟以搖鳥羽闕翟以翟則亦用搖羽矣但飾之有闕少
耳○箋后妃至禮衣○正義曰箋一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
六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礼之註差之以爲然也內司
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襦翟闕翟鞠衣展衣襐衣鄭司農云
展衣白鞠衣黃襐衣黑玄謂鞠衣蒼蒼黑象桑
葉始生月令三月蒙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襐者實襐衣也
男子之襐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矣以下推次其色
則闕翟亦襦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

之文以士冠礼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緣衣中衣礼
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緣衣無玄端則緣衣當玄端玄端當
黑則緣亦黑矣以男子之緣衣亦黑緣衣
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
名焉是鞠衣黃也三服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步而爲
次唯三翟之色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揄翟青褘
衣玄也又解展衣之裏不同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
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絺裏也
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作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又
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礼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
禮衣喪大記曰出婦以禮衣是礼記作禮衣也定本云礼記
作檀無衣字司服注以展爲声誤作禮爲正以衣服之字宜
從衣故也○傳清視至黃揚○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眉
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言
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揚目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美
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揚故上
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罪有憂意
傳曰清揚眉目之間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
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
名郭云眉眼之間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
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傳孽女爲媛○正義曰釋訓文
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則曰有美可以援助君子故云美
女爲媛箋以爲責非夫人之辭當取援助爲義故云邦人
依倚以爲援助因顏色依爲美女故知邦人依之爲援助是
本其外責其爲內之
不無故說各殊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
○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礼會
之世世族在位取妻氏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
中之野○竊千
羊織反
疏桑中三章章七句至不可○正義曰
作桑中詩者刺男女淫怨亦相奔也由
公室淫亂之所化見故又使國中男女相竊不待媒氏會
之人雖至於世族在位爲官者相竊其妻妾而期於幽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頻升傳曰女蘿蔦
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下文云蒙王女菟丝炎曰蒙唐也
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唐松蘿王女爲六名○傳沬衛邑○
正義曰酒誥討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禁國屬鄘故其風
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然則沬爲紂都故言沬
邦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譜云自紂滅而南懷其大率故
德云之北之東明紂地與東魏有屬鄘有公鄘并有衛故
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朝歌則沬也○箋尚至之于○正義曰
契武傳曰鄉所也則此沬之鄉以爲沬之所矣沬是名鄘系
唐不於邑中但總言於其所耳不斥其方下云之女之東則
指其所在采之處矣言衛之都謂國所在也時衛之淫風流
行編於境內獨言都者淫風所行相習成俗公室所在都尤
甚焉故舉都爲王國外承化淫亦可知言淫亂士者猶左傳
云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箋
其都而君不禁以若爲之主然故言惡衛爲淫亂之主○箋
淫亂至惡行○正義曰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晉侯
無姓姜者故爲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
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境外之交得取列國女者春秋之世因
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女下孟
頻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列國姓屬七者無文以言之
大小大小大小

宣姜者以宣姜衛之小君當閔公時國而與子爵尤爲不可故作者意有所主非謂頑不當刺也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亦是惡頑之甚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鶉則奔奔鵲則彊彊然箋云奔奔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則宣姜與頑非匹偶○彊音姜韓詩云奔奔彊彊言其居乘匹之貌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箋云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以爲兄君謂惠公○疏鶉之至正義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彊彊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昔鶉鵲之不如矣又惡頑而責惠公之雖箋奔奔至三匹耦爲兄而不禁之也惡頑而責惠公之雖箋奔奔至三匹耦爲正義曰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奔彊彊爲相匹之美惡爲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爲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註云彊彊奔奔爭鬬惡貌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君謂小君箋云君謂小君以天妻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姜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疏傳君謂小君正義曰民人書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而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宋桓公帥齊人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春桓公城楚丘立申侯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衛懿公爲狄所滅非也漕音曹壞如羊反說音悅殷丁反疏定之方中二章章七句至富焉○正義曰作廬力居反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爲狄人所滅君爲狄人所殺城爲狄人所入甘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外更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文公尸徙居楚丘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焉營市宮民得方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量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

[illegible]

郎左傳云一年狄則狄以一二月入衛[illegible]公死其月戴公立而立文公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帛之冠大帛冠則[illegible]

也戴公立未踰年而滅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爲之謚者與繫位者異也丁

言僖二年齊桓城楚丘而封衛者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

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illegible]

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事[illegible]

之事此言[illegible]戎狄者以衛爲狄所滅[illegible]

齊侯使公子無[illegible]帥車三百乘以戍漕至僖二年文帥諸侯

城楚丘於是戎狄陷之不[illegible]侵衛是所擅救之事不必要與

以戰故樂緯稱耀嘉云狄人與衛戰相公不救於其敗也[illegible]

後救之宋均註云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公羊傳曰以城楚

丘爲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是戍曹城楚丘並是救之事

也威衛者狄也兼言戎者戎狄同類協句而言之[illegible]

狄而封之以上[illegible]說衛事不指其君故爲狄所滅[illegible]公時也

野處唐三戴八公時也[illegible]戎狄而封之文公時也言文公從居

楚丘以下指說文公建國營室得其制所以美之故裝云於

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illegible]也仲軍子曰[illegible]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

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室時

其作爲東壁

陣正四方。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北

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illegible]云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先度居室室而爲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

下同視字又作[illegible]音同厞居又反。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樹種也屬箋云爰曰也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

琴瑟言豫備也。榛側巾反椅於宜反草木疏云梓實梔虞

曰梓也梓音子[illegible]

音七長丁文反。

疏

定之至琴瑟。毛以爲言定星之昏

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北

準極以正其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景

向日入之影以知東西以作爲楚丘之室也東西南北皆既

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更其文耳既爲宮室乃揆之以[illegible]

栗椅桐梓漆六木於其宮中曰此木長大可伐之以爲琴瑟

言公非直營室得其制又能樹木爲豫備故美之[illegible]以爲

文公於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也此時一卯

作爲楚丘之宮廟又度以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

北而作楚丘之居室室宮六宮俱於定星中而爲之同度日

[illegible]

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識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別
視測影南端之內就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南交之間中居
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
臬日晝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立度日出日入
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
之法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
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
矣但鄭因圭旗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先不爲
爭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
中之影下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
義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傳以視定爲正南北則四句同言
得制井記時也○傳室猶宮○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耳云
室猶宮也○箋楚室至爲後○正義曰釋宮以宮室爲一謂
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宮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別
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
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明宗廟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將與斯
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傳椅桐梓屬○正義曰釋木
云椅梓也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即椅也樊光曰其桐其
椅桐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
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機云梓者楸之疏屬白色而生
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云樹此六
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京山與京

虛謂虛丘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
山京高丘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
濟水丈公將徙登曹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
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国焉爲慎之至也○虛起居反本或作
墟夾居合反濟節禮反倚於綺反

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
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詰命升高能
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
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使所吏反能說如字鄭志問曰
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所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
說述者述其故事也本讀如字說述其故事不諫之勇偏本又作謂又
作誄誄皆力水反說文云謂禱也累功德以升彼至允臧
毛無御字○疏升彼漕邑之虛矣以望楚丘之
屋矣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丘言其有山林之饒高丘之

之門可以居處又下漕墟而往觀於其處之桑既形勢得宜
蠶桑又茂美可以居民矣之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
矣終然信善非直當今而已乃由地勢美而卜又吉故文公
徙居楚丘而建国焉○傳虛漕至高丘○正義曰知墟曹墟
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
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
并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邑楚丘本亦邑也但今
以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知景山為
大山言兩山相對故為高丘釋丘云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
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
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公劉箋云絕
高為之京而此一也皇矣傳曰京大阜也以向我陵我阿相
對類之故為大阜○箋自河至濟水○正義曰箋解楚丘所
在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之間禹貢云道流水東北會于汶是濟自河北而南入於河又出而東至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
間西有河東有濟故云夾於濟水也○傳龜曰卜至大夫○
正義曰大卜曰国大遷大師則貞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三云更謂
契我龜是也大遷必卜而筮人掌九筮一曰筮更三云更謂
筮遷都邑也鄭志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国為小故筮之然

小雅三十

則都邑則用筮国都則卜也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
遷于帝丘而言終善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国人公
散文公徙居楚丘以復祖業国家殷富吉莫如之後自更以
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臧也傳因引建邦能命龜證建
国必卜之遂言能施命以下本有成文連引之耳建邦能
命龜者命龜以遷而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尔大筮有常
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萬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
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
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祈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
獵而能施教命以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注云
禁則軍礼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
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
衆也彤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国永啓厥後茲器維
目是也大戴礼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
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
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国佐之對晉師君無
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
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
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

也部尤張虎門傳曰山前說[illegible]詩箋曰而讀或云說者[illegible]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illegible]為而讀以義俱通故也[illegible]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為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共之類故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也祭祀能詔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語若百僖禱河廟賜禱祖之類是也君子由能此上九者故可為九德乃可以列為大夫宗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百與俗本不同獨一百可以為大夫者以大夫事人者當習著德盛乃得位為人臣大夫臣之最尊故責其九能天子諸侯嗣世為君不可只責其能此九者

彼作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夙早也文公於兩下命王駕者南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于桑田者民事農務農急也○信音信官徐古惠反說文云臣也星言韓詩云星精也說毛始銳反為于偽反○舍也[illegible]如[illegible]辭說見賢遍反為于偽反

秉心塞淵

秉操也箋云塞充實也淵深也○騋七力反

騋牝三千

騋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illegible]

匪直也人

非徒庸君

天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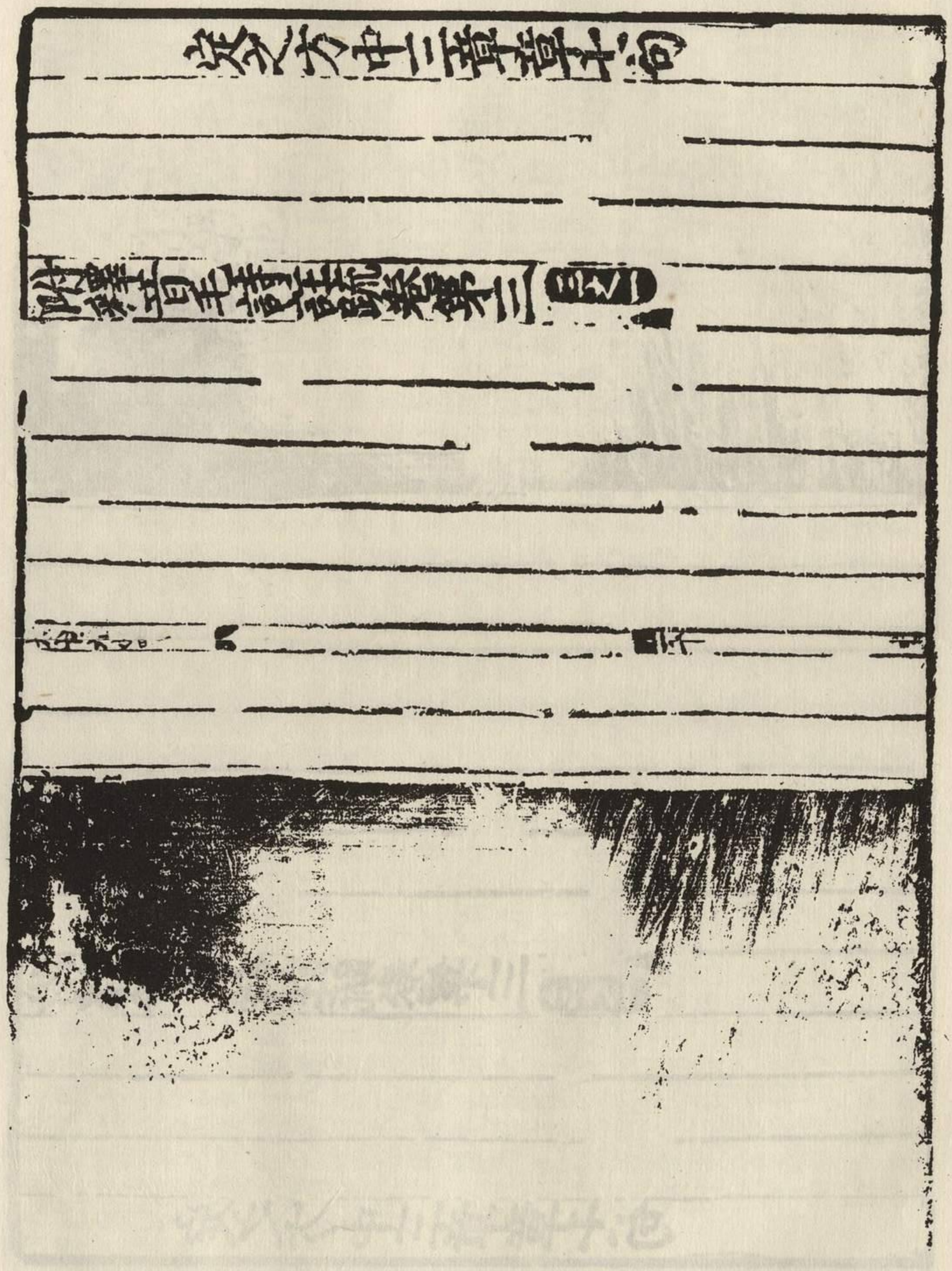
疏

靈雨至三千○正義

冠君秉此肅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威而復用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騋牡上音來馬六尺已上也下頻忍反徐扶死反上時掌反種章勇反下同過禮一本作過禮制復符富反○正義曰此章說政治之美言文公於善雨既落之時命駕官人云故於雨星見當為我早駕當乘之往辭說於桑田之野以教民之稼穡言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非直庸庸之人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既政行德貫故能與國以致富騋馬牝馬也牡馬乃有三千可美之極也○箋信人生駕者○正義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官人為何官也○傳馬七尺至牡馬○正義曰七尺曰騋度人文也定本云六尺恐誤也此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率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知牡直牡而七尺有三千者以諸侯之[illegible]三千[illegible]多明不得獨牡有三千輔人職注云國馬謂種馬或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此天子國馬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乃田車[illegible]有度則諸侯方文百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illegible]騋馬者[illegible]中言之○箋國馬至美之○正義曰言國馬謂一君之家馬也具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也

天子一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皆校人文也其天
子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諸侯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推校人而
計之校人又曰凡頒良馬而養乘者皆東之東馬一師四圉三乘為
皁皁一廄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
乘校校有左右驚馬三良馬之數註云二耦為乘自乘至廄
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又言廄
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
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驚馬二之則為十
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驚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
大備曰此言之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為十二廄即是十二
閑故鄭又云每廄為一閑明廄別一處乎有閑衛故又變廄
言閑也以一乘四匹三乘為皁則十二匹二皁為繫則三十
六匹六繫成廄以六乘三十六則一百一十六匹故云自乘
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應乾之策謂廄者蓋以諜著用四四
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十六也以校有
左右故倍二百一十六為四百三十二之又三乘此
四百三十二為十二百九十六匹此天子之制雖驚馬數言
三良亦以三驚之數共廄為一閑諸侯言六閑馬四種則不
種為二閑明因驚三良之數而分為三閑與上三種各一閑
而六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故諸侯千二百九十六

匹也是以校人又云大夫四閑馬二種鄭因諸侯不種為二
閑亦分驚馬為三故注云諸侯有二廄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
馬各一閑其驚皆分為三是也故鄭志趙商問曰校人職天
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
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為千七百二十八
匹商案大夫食縣何由能供此馬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稅以給
王其餘三甸裁有十二匹今就校人職相為其矣荅曰邦國
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又
當八百六十四今子何術計之乎此馬皆三君之制非民之
職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車賦無與於
天子國馬之數是鄭計諸侯大夫之明數也趙商因校有左
右謂二廄為一閑故其數皆倍而誤鄭以十二廄即十二閑
數諸侯大夫閑數驚與良同故云子以何術計之鄭以諸侯
之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此亦諸侯之國馬有三千過制明
非始文公所從遠矣故本之先君言出衛之先君秉邶鄘而
有之謂有此邶鄘之富而馬數過制故今文公過制也然
則三千之數違礼者也而校人注引詩云騋牝三千是
大數者以三千與王馬數近相當故
因言之其實此數非王馬之數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蝃蝀，**莫**也。**倘**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不齒者不與相長稚。蝃蝀上丁計反，下都動反，爾雅作蝃蝀，音同長丁丈反。疏蝃蝀三章章四句。至不齒。○正義曰作蝃蝀詩者言衛之當時之俗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為恥其有淫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為齒列相長稚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違之。莫之敢指，箋云：虹，天氣之戒，尚無敢指，況淫奔之女，誰敢說之。說音悅，一音稅。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甚。疏遠父母兄弟。蝃蝀至兄弟。○遠于萬反，下同。惡烏路反，下惡之皆同。正義曰：此惡淫奔之辭也。言虹戒君子之人，尚莫之敢指，而況之女，誰敢說之也。既惡淫奔之女，因說而責之言女二丁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理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傳蝃蝀至敢指。○正義曰：釋天云：「螮蝀，謂之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雌曰蝀。郭璞曰：俗名為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雄曰虹，雌曰蝀。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莫之敢指，是虹為淫奔戒故言天婦過禮則虹氣盛也。去歸遇禮謂不以道妻淫行夫婦之事也。明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過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且由過禮而氣更盛，不謂凡平無虹也。以天見戒故君子見而懼違，恐此由淫過所致不敢指而視之，若指而視之則似慢天之戒，不以滿為懼違，然故莫之敢指也。

其雨。濟，升雲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箋云：朝有升氣，決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隮，子西反。徐，子細反。鄭注周禮云：濟虹，應雩。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疏朝隮至父母。○「其雨」其必當嫁，正性自然矣。又責之言：女子生有適人之道，其不事父母，何患於不嫁而為淫奔乎？傳從曰至終。

[illegible]。正義曰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湯今言[illegible]
[illegible]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於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
是然明亦竟日也○箋朝有至自然○正義曰視視注云齊
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
氣所爲故號虹爲蝃蝀鄭司農亦云齊者升氣是也上蝃蝀刺
也色青亦因雲而見此言雨[illegible]則與彼同也視視掌十煇之
法所觀妖祥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矣蝃蝀
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
日旁之時鄭注周禮見隮與此同故[illegible]以證非謂此爲眡祥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illegible]命也箋云涇奔之女失無貞絜之信又不
知長國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大音泰注向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也

相息亮反羣居君反

疏相鼠三章章四句○禮儀

[illegible]三之二

[illegible]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其羣臣使有
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由文公能化有
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詩以美美者[illegible]而反以
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在位無禮儀
文公不黜之者以其承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箋云威儀
也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
與人無反儀者同○行下孟反之處昌處反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箋云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
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疏相鼠至何爲○正義曰文公
能正其羣臣而在位猶有無
禮者故利之視鼠有皮猶人之有威儀鼠亦有皮
鼠猶無儀故可取也人無禮儀何異於鼠乎人以有威儀爲
貴人而知儀則傷化敗俗此人不死何爲若死則無害也○
箋視鼠至者同○正義曰大夫雖居尊位爲闇昧之行無禮
儀而可惡猶景處高顯之居衛食苟得不知廉恥鼠無廉恥
與人無禮儀皆同故喻焉以寧曰雖居處高顯
以對之居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
止孝經曰容止可觀無

太牢張

止則雖留尊無孔為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也相鼠有體

體我曰上云有皮有齒尸指體也（疏）傳體支體。○正義曰上云有皮有齒尸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徧體也故為支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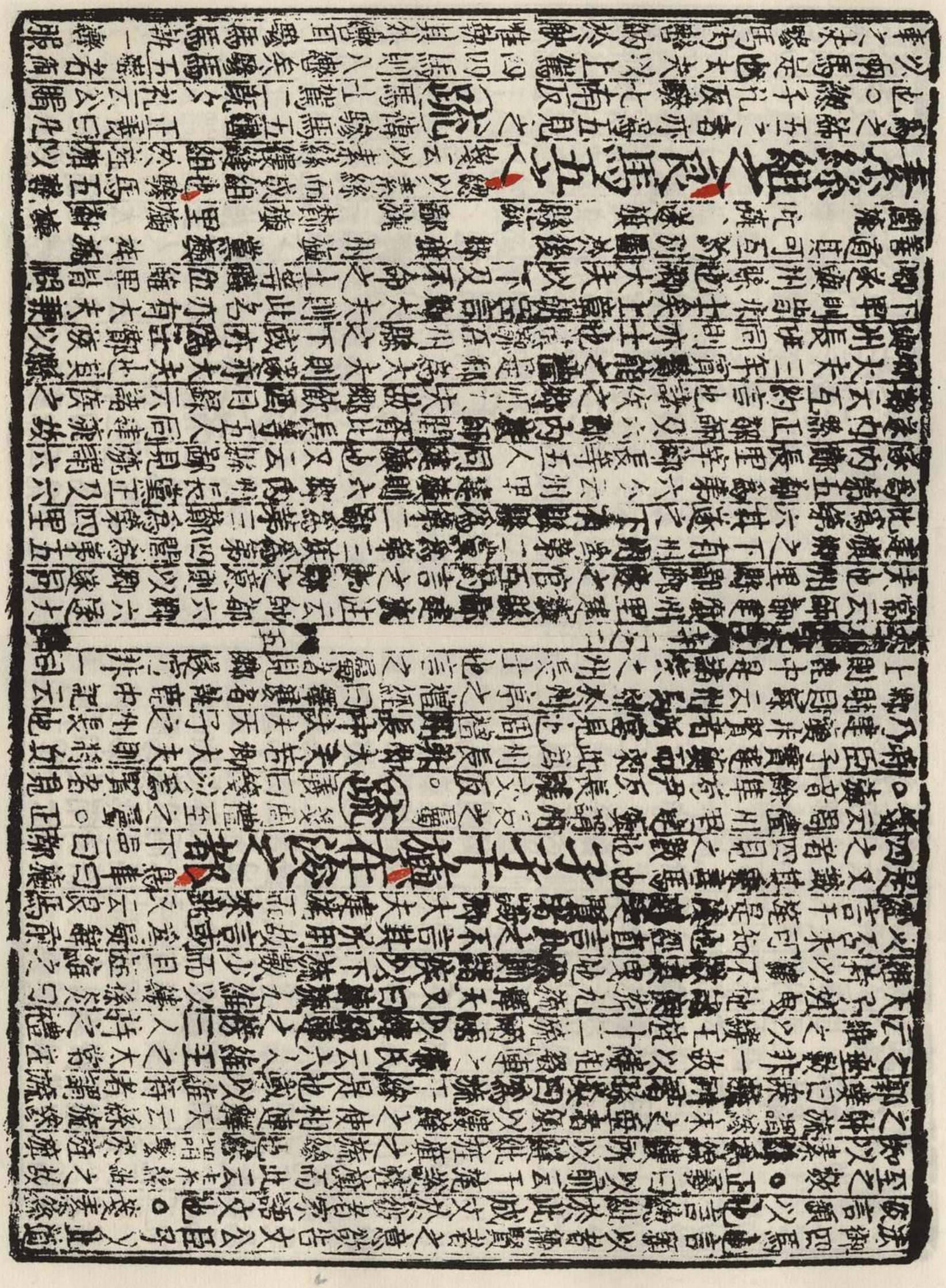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毛好呼報反篇內同（疏）干旄二章章六句。旄音毛。○正義曰作干旄詩者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故賢士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毛以為此敘其臣子多好善故賢者樂告以善道經三章皆陳賢者樂告以善道之事鄭以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見其好善下二句言賢者樂告以善道也。箋賢者時處士。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者處家未仕為官辭歸酒註云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夫仕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旌也（疏）箋曰對箋云周禮孤卿建旜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子居熙反又居列反浚繁俊反旄毛高反之然反。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總紕所以織紐也紕於此咸反紕紐在旗之旗成以繼結特之紕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數也。紕毛符至反（疏）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反。此後反組音祖旒音留參所銜反河流相沾反。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姝順貌畀予也箋云時賢者既說此姝順大夫有忠順之德又宜以善道與之。姝昌朱反畀必寐反與也注予同。說音悅（疏）備之臣子好善故賢者樂告之以善道言建子子然之干旄而食品在浚之郊此以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之數必此法而治民也織組者織組之立儿於己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賢者願以此道告之賢者既說此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意於此焉鴉於彼以前治民之美此臣之好善言彼姝然忠順者之子知復更何以予之意

清軒傲此

者有所告意猶未盡也。鄭以爲浚郊處士言衛之鄉大夫
陳此子子然之干旄來在浚之郊以素絲爲縷綴紐此旌旗
之旒緣又以維持之而乘善馬乃四見於已也故賢者有善道必
樂以告之云彼姝然忠順之子好善如是我有何善道以告之
言心誠愛之情無所揉。傳子子至巳野。正義曰謂之干旄
者以注旄於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
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緣即箋曰載旄於
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
亭宮夏采註云夏采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雉有雷氏
以爲綴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綴
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也言干旄者凡
者以經言干旄傳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緣明此言干旄者乃
是大夫之旃也周禮孤卿建旃衛侯無與卿同是諸侯也天子大夫者
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者
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爲卿之建旃者以卿多超等書傷貴者
爲言故知是卿旒也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卑民邑於
浚也所以得食邑者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二傳曰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與有世之語相連官邑世有
功世邑則宜爲卿故卓旃言之三章皆言在浚與孤旃是一
人皆卿也三章言干旌旗傳曰鳥隼曰旟於周禮則游車之所載鄉而得建旌者鄭無記注云
建若卿而得建旗者大司馬職曰百官各旗注云百官謂大
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士也凡旌旗有軍家者畫異物則
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有旄二章互
文也言旄則有旒緣言旗則亦有旄矣亭厚言干旌傳曰析
羽爲旌於周禮則游車之所載鄉而得建旌者鄭無記注云
旌旗名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旌一也既說旒緣
有旃旗之無旃未設旒緣空有析羽謂之旌則建旌者設旒緣
而載之游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緣也譬地云郊野謂之故牧
外謂之野此言郊外曰野野郊雅之文以言在浚之郊明所
食邑在郊外也下言在浚之都注浚之城言於郊爲都邑相
對一也。箋周禮至好善。正義曰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
常文也又曰通帛爲旃雜帛爲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則通帛大赤也旗帛以白爲飾絳之側也知皆注旄者以
夏采玉藻太常今以之復古其旃異於此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
之干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
九旗之干皆有旄矣故知旃物首皆注旄焉以亭言多好言
故卿大夫秉言之。傳紐所至四馬。正義曰以二章言緣
辛章言織故於此揔解之言紐所以織組也以織組總紐於
此成文於彼似御執轡於此馬鬛於彼故箋以素絲紐組之



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辭多之由爲說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驂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驂故六之也撰上四之爲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若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駕若氏駕兩

[illegible]之襲駕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illegible]言驂而束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illegible]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在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詩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六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牡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委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二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闕也周禮校人掌王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illegible]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周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肅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箋素絲組飾○正義曰前云子子干旗言在浚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爲旌旗之飾可知周禮九旒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鄉大夫卿逐之官亦有組則九旒皆以組爲飾故鄭箋曰素絲組飾旒之邊也

何以三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彼姝者子素絲祝之良馬六之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者也六之音亦當門六晁之也○祝毛之六反酬之蜀反沈加略反。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旄 二章章六句

載馳詩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故心歸

唁其兄文姜不得故賦是詩也滅者獻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

[illegible]邑首[illegible]公也獻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卫侯衛之遺民處於河干之曹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閔一本作懿謚故唁音彥失國曰唁。

疏 載馳五章首章六句二章二章四句四章一句卒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此載馳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能救之言由簡略公[illegible]伐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公言於曹邑宗國既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恐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寧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定本集注皆云只是不得則爲有字者非也上云許穆夫人作又云故賦是詩作賦一也以作詩所以舒陳其志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illegible]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實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牡末卒明其五也然彼賦載馳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首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爲首別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

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亡失國欲馳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詩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家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者服虔意以傳稱四章義取控於大國此卒章乃是傳之所謂四章也因以差次章數以當之首章論歸唁之事總其所思之意下四章爲許人所尤而作之置百章於終以下別數爲四章也言許大夫不嘉故賦二章謂除首章而更有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爲次第者也服氏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爲此解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滅者至曰滅。正義曰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在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亡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載馳載驅歸唁衛侯載馳載驅也弔失國曰唁。[illegible]公云載之言則也[illegible]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illegible]公也。駈字刃作[illegible]驅如字陽韻亦音丘。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漕衛

東邑錢云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乎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錢云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跋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路曰跋涉蒲末反韓詩云不由路曰跋涉乃旦反（疏）驅載至于漕憂。正義曰夫人言已欲驅而遠行我心憂疾至於漕邑我所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心憂疾其以思願如是言以衛大夫跋涉而生難於我我心則憂疾其亡復不能救故且驅馳而言之則爲異餘同。傳平安國曰言。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次於嘽刑齊侯言公於野井叢梁傳曰弔失國曰言言公不得入于魯是也此蒙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言何人斯云不入言我左傳曰齊人獲臧紇齊侯使孰沙衛言之服虔云平士曰言以生見獲故言之也。傳草行曰跋。正義曰左傳云跋涉山川與跋者山行之名也言草行者跋本行草之名故得曰反首蓋言以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反我思也錢云既盡嘉善也言人盡不善我欲歸言公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信不思人盡不善我欲歸言兄。**視爾不臧我思一不遠**不能遠也錢云爾女女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故衛。臧子郎反遠于萬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既不至不遠。正義曰夫人既欲歸言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言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信不思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出此故我思不遠於衛而欲歸言之爾既不能救阿以止我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閟密閉也。閟悲位反又祕又方冀反。**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高曰阿丘蝱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錢云升丘采貝母酒婦人之道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蝱音盲藥名也療力照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行道也錢云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蝱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錢云許人許夫人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言其兄。尤本亦作訧音同穉本又作稚直吏反槩古愛反（疏）陟彼至且狂。正義曰夫人既爲許人所止而不得歸故說已歸意以其之言有升彼阿丘之上言欲采其蝱以療疾猶婦人適於異國亦欲得力助以安宗國似采蝱療疾是我女子之多思亦各有道但此許人不能救思得暫歸

詩人守禮尤我言此詩人之尤過者是乃衆童穉無知且狂
稚之人也惟守一槩之義不知我宗國今人敗滅下與常同
阿衆以常常止我也。傳偏高至貝母。正義曰偏高阿丘
槩位文李巡曰謂丘邊高崗貝母釋草文陸機疏云蘇今藥
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
方連累相著有分瓣是也。箋善猶至采蘇。正義曰夫人
思衛爲許所尤方宜開釋許人不宜自稱善思故許人尤之
明嫌其多思故云善猶多也此多思有道自夫人之意言猶
升丘采蘇者以經云亦各有行亦各不一之辭明采蘇與已
俱有道理故云亦各也然則此與上互相明上言采蘇療疾
猶已欲刀助宗國此言已思有理則采蘇亦有理矣。傳是
乃至之義。正義曰論語云在鄉黨進取注云進者進取仰法
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一槩者一槩不曉變通之
情禮爲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也。箋許人尤之。正
義曰下云大夫君子故許人尤之君子故許人尤之不欲故許人大夫亦由此也
子國中賢者此篇云大夫者以言衆鄉則知是責大夫之辭
故不及國中賢者下以已情恕而告之不欲斥言國中大夫
故舉言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芃芃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
芃芃方盛長箋云麥芃芃者
言未收刈時困也。傳控引也。正義曰控訓爲引
故爲反長丈亦反又音長丈亦反
至也箋云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
皆因乎由誰至乎關之故欲歸問之。傳苦責反況夷忍反
又夷刃反援于眷反
又音袁況于萬反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國中賢者
無我有尤
無我義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不知我所思之遠
厚也箋云亦女女
衆夫人
君子也

旋

我行至所之。正義曰夫人冀得歸唁說已往
意我所以歸唁於衛者我比欲行衛之時觀其
芃芃然方盛之變時未收刈明民困苦關其國民故欲往行
之又欲問衛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由誰因乎由
誰至乎我之歸唁爲此而已尔許之大夫及國中君子無
義爲有過而不聽問尔之過我由不思念於衛汝百衆大夫
君子嫌有所思念於衛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由情不及已
故不聽我去耳。箋欲求至誰至乎。正義曰此時宗新公
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
也草木已枯野無生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欲觀麥者夫人未
在言兄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以鄉衛得於三月四
月民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二月也故蘭志苦

趙高云狄人入衛貝聃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丘二者是還復其国也許夫人傷宗国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衍其野覩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少冬〻憂與讙因讙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是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衛淇奥詁訓傳第五。鄭王俱云紂都之東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淇奥上音其下音於六反一音烏報反淇水名奥隈也草木曰綠云奥亦水名相息亮反（疏）淇奥三三章章九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淇奥詩者美武公之德也既有文章又能聽臣下之規諫以禮自防閑故能入相于周為卿士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然則所美之人云聞者正謂之若也司諫注云以義正君曰規然則方圓者度之準禮義者德之則正圓以規使依度猶正君以禮使入德故諫之規諫者正君之意而告之卒章傳曰重較君子之車則入相為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出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為公亦為卿士矣出云入相于周不斥其時之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士而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也言美武公之德總敘三章之義也有文章即有斐君子是也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即如磋琢寶金錫圭璧是也入相於周即充耳會弁猗重較芍是也其餘皆是武公之德從可知也序先言聽諫自防乃言入相經亦先言其德盛聽諫後陳卿士之車服為事次也諸言美者美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賢美德盛幸問自將乃言美其身之德故然者異其文也案出家云武公以目貽貽士以襲攻其伯而殺兄篡国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齊桓晉文皆篡弑而立終建大功亦皆類也

瞻彼淇奥

綠竹猗猗興也澳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猗猗美盛
貌武公之賢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綠竹並
如字爾雅作菉音同韓詩竹作藩音扶反云藩篇筑也石
經同猗於宜反隈烏回反瑟所櫛反云水曲中也芻初俱反郭璞
云今呼白蒻莎莎音蓑禾反一云即菉蓴草也蓴音尊篇竹
本亦作篇巳善反又音篇郭四啓反一音布典反竹音如字
又勑六反韓詩作筑音同郭云似小蓼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又殺蟲草本疏云有卓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菉
竹也之烈一本作之餘烈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言治骨曰切角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
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匪本又作斐同芳尾反下同
韓詩作邠美貌也磋七何反琢陟角反磨本又作摩莫何反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瑟嚴密也僩武版反韓詩云武毅貌赫赫然喧威儀容止宣著也
○僩遐板反韓詩云武毅說文云武毅說文武毅說文
韓詩作宣宣顯也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忘也○諼音況元反又音況遠反

疏瞻彼至諼兮○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
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衛國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武公
美德盛然則王芻竹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
公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武公文章之
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礼自脩而成其德美如骨之見
切如角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之見磨以成其器而又
能瑟兮顯色矜莊僩兮容儀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喧兮威儀
宣著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不可
以忘兮○傳澳隈至餘烈　正義曰澳隈釋丘文孫炎曰隈
水曲中也又云丘內為澳李巡曰丘內近水為澳是也陸璣
云其澳二水名以毛云澳隈為說此非也爾雅所以訓此而
曰菉藨草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藜
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郭氏
皆引此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
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為綠竹此說亦非也詩有
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為王芻與篇竹異
也二章綠竹青青傳云茂盛幸章綠竹如簀傳云積也言茂
盛積如簀積聚也為美盛也又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武公之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業即謂以淇水比康叔以澳
內比衛國以綠竹美盛也○傳匪一云章至
宣顯　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不曰有文章故斐為文章

貌也釋器云骨謂之切角謂之瑳玉謂之琢石謂之磨瑳琢磨之名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故論語治云切
瑳琢磨以成其器是也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
亦得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瑳琢磨之用
乃云適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瑳之前也又言而能聽其規諫
以禮自脩飾如玉石之見琢磨則唯解琢磨無切瑳矣此經
文相以傳必知分爲別前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瑳道學也郭
璞曰骨角須切瑳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如琢如磨
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成器須琢磨者喻人自脩飾也禮記大學又
同爾雅是其別前可知○傳瑟至宣著　正義曰此四
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矜莊是分貌
雖嚴也僩寬大是內心寬裕赫赫是內有其德故
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
詩與大學皆云瑟兮僩兮咺兮諠兮者自詩之事故云尚縹也言其嚴峻戰慄也赫咺者容儀
發揚之言故言威儀也其實皆是威儀之事但其文互見故
分之瞻彼淇奧綠竹青青丁反本或作青音同有匪
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音填瑩美石
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弁皮弁所以會髮云會髮之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瑱樂而處
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琇音秀說文音瑩
說文作瑩會古外反注同禮注周禮則如字說文作瓊皮變
反瑱天見反縫符用反皪本又作皪音歷又音洛朝直遥反下及下篇同

疏有匪至如星○毛以爲有斐然文章
之君子謂武公其充耳以琇瑩之石爲之會髮之弁文數如
星言有貴德而稱其服飾官人職云天子用全
璧○傳天子至會髮　正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
璧公用桓侯用瑋伯用穀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也禮記云周
弁殷冔夏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加
○箋會謂至視朝　正義曰弁的云弁之皮弁會五采玉璂
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而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
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
周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
之縫中也弁師上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
男璂飾五玉亦三采而此公未識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
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十二故云飾之以五彩玉而數不似

是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士飾六大夫瑲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王用二采其幕弁飾與皮弁同此皮弁天子視朝之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也在朝君臣同服故言天子之朝也諸侯亦皮弁以視朝以序云又相於周故爲在王朝之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簀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寬能容裕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簀云綽考謂仁於施舍。綽昌若反倚於綺反依也重直恭反注同較古岳反車兩傍上出軾也施如字又詩豉反又式氏反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寬緩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簀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當於莊而時戲謔。謔香畧反馳本亦作施同式氏反

（疏）斐然文章之君子謂武公器有匪至雲兮。正義曰言有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裕而精練兮飲外脩飾而內寬弘大雖則戲謔不爲虐矣簀云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當於

（疏）詩疏三之二

兮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兮而不爲虐兮言其張弛得中也。傳金錫至有質。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傳以金錫言其質故釋之言此已練而精圭璧舉已成之器故本之言性有質亦互文也言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琢磨乃成器故簀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之。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云卿士之車與人注云較兩輈上出軾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以子男入爲大夫德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侯伯之車也但周礼無重較單較之文。簀云綽兮謂仁於施舍。正義曰謂有仁心於施恩惠舍勞役左傳曰喜有施舍是也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十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疏）考槃三章章四句至窮處。正義曰考槃詩者刺莊公也。其本

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脩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故刺之言先君者雖今君之先以通於遠要則不承繼者皆指其父故晨風云忘穆公之業謂襄公也此刺不能繼先君之業謂武公也經三章皆是也

○箋窮猶終○正義曰不以澗阿爲窮處者以經皆賢者怨君之辭而言成樂在澗厭其樂之所在是終處之義故以窮爲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箋云碩大也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之之色○澗音洛下同夾古[illegible]反[illegible]獨反[illegible]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獨寐言永矢弗諼箋云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在澗之窮處覺而獨言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也故云然

○覺交孝反又如字

疏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詩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爲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爲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適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毛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主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言道爲也歌所以詠志長以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illegible]鄭以爲成樂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之之色既不爲君困亂之退處故獨寐而覺則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陵至飢困故刺之○傳山夾水曰澗○正義曰釋山文也傳以澗爲窮處下文阿陸亦爲窮處矣故釋地云大陵曰阿而下傳曰曲陵曰阿以大雅云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釋地又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則陸與阜類亦可以隱居也○箋成樂至之色○正義曰此經言考槃文連在澗明傾人成樂在於此澗謂成此樂而不去所謂終處也以寬適反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故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爲寬德者以卒章言軸爲[illegible]反以類此故知爲虛之之色也不論其有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故不言也○箋在澗至云然○正義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君朝故云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

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適寬大貌箋云適飢意○適苦禾反韓詩作愒愒美貌

考槃在陸

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過古禾反注同崔古卧反復符又反下同

碩人之軸○軸進也箋云軸病也○軸毛音逐鄭直六反

疏傳軸進箋軸病爲正義曰傳制爲

山羊語二曲進也箋以與陸爲韻竹貢讀爲逐等讀云爲病孫與軸蓋古今宮異獨寐寤宿永矢
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吾道。語魚據反

芄蘭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
賢而不立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嬖補惠反上時掌反僭
作念反。

疏碩人四章章七句至憂之。正義曰嬖妾謂州吁之母惑者謂心所嬖愛使精迷惑故天人嗟賢不
服其偶經四章皆陳莊姜宜若而君
君下親幸是爲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頎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褧襌也君
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褧襌以爲其
文之大著。頎其機反衣錦於既反注夫人衣翟今衣錦同
褧苦迥反徐又孔穎反說文作絅絅絜也禮昌上反俊本又
作絅古卯反下同禪音丹爲于偽反大音泰下注于同舊音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
姊妹之夫曰私箋云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
兄弟皆正大。邢音形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荑徒兮反。

疏碩人至維私。毛以爲有大德
姬莊國章徒南反國名
錦之服而上加以褧襌之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家
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又是東宮太子之妹邢侯之人所生爲
邢侯之姨而譚公又是其私密親戚父母兄弟皆大加此
君何爲不答之也。邢以碩人爲形貌碩大爲異。傳頎長
至螓首。正義曰皆莊云領而長也云蝤蠐而長者以類
爲長貌下箋云螓螓蟬領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
直重言故箋云領領然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書傳云玉人之
故知錦文衣也以碩爲大德錦衣爲在塗之服故云夫人德
盛而尊嫁則錦衣經言衣錦褧衣對裳錦褧裳裳衣上衣謂衣著下衣爲初服
上云衣錦褧衣對裳錦褧裳裳并著名故箋云裳用錦與此
異也襌亦禪而在上故云加之以褧襌。箋莊姜至大著。
正至我曰言莊姜儀容表狀乃長大而佳麗又俊壯美好頎長
然也玉藻云禪爲絅故知褧禪衣也又解國君夫人富君之
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服也錦衣所以加褧

者爲其文之大著也故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大著也此夫人錦衣爲莊塗之服半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爲莊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纁衣纁袖士禮云女次纁衣纁袖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傳東宮至曰私。正義曰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太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邪

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故箋云兄弟皆正大經無弟而言弟者協句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我謂之私邪

笑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傳臣子之稱便文耳

手如柔荑膚

如荑之擬脂。疏傳如荑至擬脂。正義曰以脂有擬有釋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凝脂也孫炎曰膏擬曰脂是也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以脂有擬有釋者釋器云凝脂也孫炎曰膏擬曰脂是也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以脂有擬有釋者釋器云凝脂也孫炎曰膏擬曰脂是也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以脂有擬有釋者釋器云凝脂也孫炎曰膏擬曰脂是也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

如荑之擬脂。疏傳如荑至擬脂。正義曰以脂有擬有釋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釋器云凝脂也孫炎曰膏擬曰脂是也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以脂有擬有釋者釋器云凝脂也孫炎曰膏擬曰脂是也散文則膏脂皆總名對例即內則注所

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
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
美在於口輔連言之也。**美目盼兮**盼白黑分箋云此章說莊姜
容貌之美所宜親幸。盼敷
莫反徐又膚諫反韓詩云黑色也字林云美目也匹間反又匹莧反**碩人敖敖說于農**
敖敖長貌農郊近郊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說當作襚襚
郊。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
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敖五刀反說
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四牡有驕朱幩**
鑣鑣翟茀以朝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纁鑣鑣扇汗且
盛貌翟茀翟車也夫人以翟
羽飾車茀蔽也箋云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既正衣服乘是車
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荅。驕起嬌反馬
幩孚云反又符云反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鑣表驕反馬
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靳沫尔雅云鑣謂之鑣鑣音魚列反
沫音末茀音弗朝直遙反注
皆同適丁歷反本亦作嫡。**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大夫
夙退無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勞
云罷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罷音

以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親之故也。夙退
韓詩退罷也案禮記云朝廷曰退妃曰配
為言有大德之人敖敖然其形貌長美其初來嫁則說舍於
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健以朱飾
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為車之蔽其車馬之節如
此乃乘之以人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
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此言莊姜
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荅之乎。鄭以為
形貌大人而佼好長麗敖敖然欲至於国舍其在塗之服而
更正衣服於近郊乃馳車馬以入王蘇同。傳農郊近郊。
正義曰以下云翟茀以朝明此在国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
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當訓也。箋說當至近
郊。正義曰類前章衣錦褧衣謂在塗之服明至近郊更正
翟衣而入國故為襚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禮云兄弟不
以襚注雜記云襚者曰寡君使某襚此禮之襚春秋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隱元年公薨傳曰衣被曰襚穀梁
傳曰衣衾曰襚此春秋之襚也襚於典喪之襚與禮乃春秋
之襚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襚謂之衣服曰襚贈死者故何
休云襚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為襚雖遺吉之
衣服亦謂為襚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於死者故引俗語以

[illegible]

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是也釋魚又有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鰋魚白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鯷舍人以鱣鯉爲一魚陸機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頤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烝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鮥鮪一名鱣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陽死海中化爲此魚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異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璞謂毛傳爲誤也葭蘆菼蒹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藸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蒹似葦而小如李巡云蘆蒹共爲一葦也陸機云蒹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則毛意以葭爲一草也陸機云蒹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抽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蒹葭以今語驗之則蘆蒹別草也栢三年左傳曰見公女嬉不敬大夫以公命召之弗至公怒使人追之及河而返公子則下船送之於時齊衛敵国莊姜齊侯之子則送者下船也大夫船之物名士者男子之大稱故云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箋庶姜至廣饒。正義曰此爲莊姜不見苟而言則非曰国中之女故爲姪娣二者非一故繫衆也齊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之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是齊之河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三之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莫朗反民也韓詩云美貌別彼列反華戶花反喪息浪反耦音偶風如字復扶又反背音佩困苦悔反

疏民六章章十句至淫泆○正義曰言男女無別者言不入於閨門言不出於閨是有別也今反往來是無別也奔誘者謂男子誘之婦人奔之也華落者言顏色之衰如華之落也或乃困而自悔者言始時相誘色衰乃相棄背其中或有困而自悔棄背之事故此自悔之事以風刺其時焉美者美此婦人反正者美其所以刺當時之淫泆也復相棄者以上總言富貴一國之男女或乃困而自悔以下敘此經所陳者是困而自悔之事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貿易也絲蠶事也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蠶生

箋云蚩蚩敦厚貌○蚩昌之反貿莫豆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一歲爲頓丘樊氏

尺之反貿莫豆反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誘已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且爲會期○頓都寸反樊扶袁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愆過也媒謀也箋云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愆起虔反字又作愆

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將願也箋云將請也民欲爲以與子爲期○將七羊反語魚據反

疏毛之至爲期○正義曰請子無怒秋以爲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毛以爲此婦人言已初見誘之時有一民之美色敦厚抱布而來云當買絲此民於時本心非爲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謀爲室家之道以買絲爲辭以來誘已我時爲男子所誘即送此子涉淇水至於頓丘之地與之定謀且爲期男子欲即於夏中以爲期已即謂之非我欲得過子之

但子無善謀未結其期將近忽顛可會故頭子無怒於我我
子秋以爲期○鄭唯以將爲語頭爲異其以期對面與之言實
爲請○傳氓民至布幣○正義曰氓民之一名對文則異故
遂人注云鄭民言也異內外也此猶懵懵無知貌是其別也
其實通故下箋云言民誠已是也論語及靈臺註皆云民者
宜也此婦人見棄乃追本男子誘己之時已所未識故以悠
悠天下之民言之不取於宜與無知既水謀已與之相識故
以男子之通稱言之送子涉淇將子無怒是也既因有兼取
之心以君子所近而託號之以望復閑是也以婦人號夫爲
君子是其常稱故傳曰復閑君子之所近只因男子言已云
爾上爾然已亦否之云以爾車來也三章言士女者賢者
所言非男女相謂也上皆亦男子之人號因賢者所言故四
章言士貳其行也以蚩蚩言氓之狀故云敦厚貌謂顏色敦
厚已所以說之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行曰布取名
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擅弓註云古者謂錢爲泉布泉布所以通
布貨財泉亦爲布也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幣之則宜
爲幣泉則不宜抱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
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論此布也同
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
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漢書云書帛帛

笙簫是也○箋季春至賣絲○正義曰月令季春云后妃帥
諸以勸蚕事是季春始養蠶孟夏云蠶事既畢分蠶繅絲是孟
夏有絲賣之也欲明此婦人見誘之時節故言賣絲之早晚
以男子既欲爲近期女子請之至秋明近期不過夏末則賣
絲是孟夏也○傳丘一成爲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
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商丘孫炎曰丘象地部
以孟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又云如覆敦者敦
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地部璞曰敦孟也音頓與此字異
音同○箋子者至會期○正義曰子者有德之名此男子非
能有德直以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謂之爲子也上云來即我
謀男就女來與之謀也今此注送之故知至此時丘宜室家之
謀又下云匪我愆期則男子於此與之設期也故知且爲會
期言日者兼二事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

垝毀也復關君子所
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鄭其所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
故因復關以託號氏云此時始秋也○垝況毀反垣音袁所
近閑近之近鄭許亮反本又作嚮○**疏**傳復關君子所近○正義曰復關者
所近之地箋見中之猶有廉恥之心故因其近復關以託號
此民故下云不見復關既見復關旨號此民爲復關又知此

爾始秋者上云秋以爲期下四章桑之落矣爲孝秋三章桑之未落爲仲秋也故知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

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漣音連泣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箋云則笑則言○言音之甚○爾卜爾筮體無咎龜曰兆者之卦之繇無凶筮曰繇者卦兆卦之繇無凶

婦人告之以卜筮之吉凶誘定之○繇市制反卦兆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凶誘定之○繇市制反卦兆之繇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言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故言又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財遷徙也箋云女欲復關也信其卜筮皆言吉故告之曰往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賄呼罪反徙經定反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美盛貌于嗟鳩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桑之未落其葉美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歎之猶以非時食桑葚猶女子嫁不以禮耽非禮之樂○沃烏酷反若如字徐於約反美本又作樸音其桑實也耽都南反樂音洛下同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說音悅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行下孟反○

疏桑之至不可說○毛以桑之未落其葉美盛以興己色未衰之時其葉則沃沃然盛美君子則好樂於己已與之耽溺時賢者見已爲夫所寵非禮耽樂故吁嗟而戒已言吁嗟鳩兮無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注而傷性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男故言士之耽兮尚可解說女之耽兮則不可解說已時爲夫所寵不聽其言今見棄背乃思而自悔○鄭以爲男子既秋來見已已使之取車男子既秋之時國之賢者刺已見誘故言吁嗟鳩兮無得其桑葚食之時其葉美若女若無得非其與士耽女之耽非其與士耽

則不可解說已時不用其言至李秋乘車而從之故今思而自悔○傳桑女至禮義○正義曰言桑者女功之所起故以女取桑落與未落以興已色之盛衰毛氏之說詩未有為義時者明此以為興也言鳩鵲者釋鳥云鵲鳩鵲鳲鳩鳲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如綴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鳲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喻故知非鳲鳩也鳩食桑葚過時者謂食之過多故醉而傷其性經直言無食桑葚而云過時者以與士耽相對耽者過禮之樂則如食桑葚過時矣安得子所寵過度不謂非禮之嫁為耽也○箋桑之至之樂○正義曰以上章初秋云以爾車來迎

乃見棄所以自悔也既追悔本之見誘而又然之言我心於
故男子也不爲乎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七也行無
中正故二三其德○年之而棄已所以怨也○鄭以爲婦人
言已本桑之落矣其黃而隕之時當季秋之月我往入爾家
自我往汝家村已聞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已貧矣我不
以汝貧之故猶陟此湯陽之淵水漸車之帷裳盲難而來言
已專心於汝如是今而見棄所以悔也餘同○傳帷裳婦人
之車○正義曰傳以大夫之車立乘有蓋無帷裳此言帷裳
者婦人之車故也傳於上章以桑爲女功所起爲興此桑落
黃隕亦興也其黃而隕既興顏色之衰則食貧在已衰之後
言自我往爾三歲食貧謂至大家三歲之後始貧乏於在食
漸不得志乃陟悔本冒漸車之難而來也故王肅曰言其色
黃而隕墜也婦人不慎其行至於色衰無以自託我往之汝
家從華落色衰以來三歲食貧矣貧者之食飢而不充辭不
得志也○箋桑之至於女○正義曰月令季秋草木黃落故
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時季秋也上使以爾車來不見其
迎之事此言漸車涉水是始往大家故知復關以此時車來
迎已也此於嚮夫家已言自我往爾三歲食貧故以爲自我
往之汝家之時汝家乏穀食已三歲貧矣我猶涉水而來此
婦人但當悔其來耳而言穀食先貧者於時君子家資恩意

之情薄已漸薄已遭困苦所以悔言已先知此貧而來自
之悔不以汝今貧之故直以二三其德恩意疏薄故耳帷裳
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
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帷或曰童容以韋障庫之傍如裳以爲
容節故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
之襜故雜記曰其輔有後注云後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
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故謂之爲
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故上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
襜是也帷裳在旁渡水則遮言已雖知汝貧猶冒此淇
水漸車之難而來明已專心於汝故責復關有二意也○三

歲爲婦靡室勞矣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有舅姑曰婦○風
興夜寐靡有朝矣箋云無有朝者常早起夜卧非一朝然言已亦不解惰○辭旨懶○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箋云言我也遂猶久也我既久矣歸三歲之後見遇浸薄乃至
見酷暴○浸子鳩反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咥然笑貌云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
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笑哉○咥許意反又音懿笑也韓詩記反又大結反靜言

思之躬自悼矣悼傷也箋云靜安躬身也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疏三載至悼矣○正義曰婦人追述已初至夫家三歲爲婦之時有色未衰爲夫所愛然室家之勞請庆不以室家事以勞於已時夫雖如此已猶不得寵自安常自早起夜卧無有一朝一夕而自解惰我已三歲之後在夫家久矣漸見疏薄乃至於酷暴於我兄弟不知我之見遇如此若其知之則怪怪然其喪我矣我既本爲夫所慈遇已不終安靜而思之身自哀傷矣○箋有舅姑曰婦○正義曰公羊傳曰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上昏礼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箋云及與也我欲與女俱至於老而乎故反讀我使我怨也○疏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正義曰公羊傳曰婦人有姑之辭故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上昏礼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畔隰也言淇與隰皆有厓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泮音判坡本亦作陂坡皮反澤陂詩傳云障也后妃世婦以次序進御王述意以作陂拱俱勇反本又作共音同○疏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正義曰公羊傳曰婦人有姑之辭故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上昏礼云贊見婦於舅姑是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信誓約言也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接言旦旦可信誓約言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髮宴然之時女與我言笑晏晏然而和柔我其以信相接言旦旦可信誓約言旦旦然箋云我爲童女未笄結

總角之宴不思其反我然曾不念復其反則言反爾箋云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恨也○疏總角之宴不思其反○正義曰言男子本謂已云與彼爲夫婦俱至於老不相棄捨何謂今我既老反薄我使我怨恨不念其前言也然則有岸隰則有泮以自拱持今君子反薄而棄已彼恣心意曾無所拘制言淇隰之不如本我總角之宴然如舜之時老子與已言笑晏晏然和柔而相親與已爲信誓約言至於老老旦旦然懇惻教誡如是及今老而使我怨是曾不思念復其前言而棄薄我我反復是君子不思前言之事則我而已焉哉無可奈何○箋我欲至我怨○正義曰以下云不思其反責其不念前言則男子之初與婦人有期約矣則此及爾偕老男子之辭故箋述之云我欲與彼俱至於老老乎故反薄我使我怨也言反薄我明及爾偕老男子之言也老者以華落色衰爲老未必大老也○傳泮坡箋泮讀至拘制○正義曰以緜者下緜猶如澤故以泮爲陂澤陂傳云陂澤隰是也箋以泮不訓爲陂故讀爲畔以申傳也但毛氏於詩無

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一小異於嘗也脾者永匪之名以經
云有岸有洋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故思心意曾無所
拘制則非君子○傳總角至旦旦然○正義曰用田云總角
非老未幾見芍突而舟兮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
笄也故箋云我爲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衿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故內則注云故髮結之
○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釋訓云晏晏和
晏又云晏晏柔也故此云晏晏和
言信故言其晏晏旦旦而信
本云旦旦猶但但○箋我爲至男誠○正義曰箋言結髮宴
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宜女經有作小者因南出總角非考而誤
也定本作宴傳直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箋申之
言旦旦者言總則爲信誓以畫已效試也○箋昔不養念與
前言○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後其前則言前言
則言者謂要誓之言守而不忘使可
反覆今乃違棄是不思念後其前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興也籊籊長而殺之釣以得魚如婦人結髮宴云我

禮以成爲室家○籊他歷反釣音弔殺色界反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遠遠已已無

由致此室家之道耳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

疏籊籊至致之○正義曰籊籊然長而殺之釣以得魚如婦人結髮宴云我

義之竹竿以釣於淇必得魚乃成爲善釣以喻婦人嫁於夫

必得禮乃成爲室家今君子不以禮荅已已豈不思與爾男

子爲室家乎但君子遠遠於已已無由致此室家之道耳泉源

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箋云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喻婦人

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荅

傳泉源至大水○正義曰泉源者泉水初出女云小水

疏之源淇則衛地之川故知大水箋申說之言小水有流

入大水合爲二之道猶婦人於君子有相親愛之情入淇水

與泉源左右而已不相入猶君子與已異處不相親愛以喻

已之不見荅○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箋云行道也女子有

適當嫁而不以不荅

而違婦禮○泲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

遠于萬反

之儺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幾云已跨不見其容貌與禮儀也。瑳七何反儺乃可反說文云行有節也惡烏路反

淇水悠悠桧楫松舟悠悠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焉云此衛已沒不得夫婦之禮。淇本亦作㴋音由檜古活反又古會反木名葉反徐音葉方言云楫謂之櫂櫂名云楫謂之櫂櫂名云楫謂之櫂也櫂直教反

疏傳桧柏葉至而備。正義曰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書作桧字馬貢云桧槁相配云桧葉松身曰桧與此一也言桧所以櫂舟以喻文所以配男也不苦之詩以舟稱喻男女欲反而為興言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不見苦其除此憂維有

[illegible]耳。鄭本文作豐同音亮反

疏傳出游思鄉蘭之道。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光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光音九本亦作九孟蘭草名

疏傳光蘭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釋曰以為君子當柔潤溫良自謂無知今而不然是為驕慢故二章章首一句及第四句是也下二句言有威儀是無禮也次二句言冠纓佩紳明蘊幼而行成人之事不當驕慢上四句是也無之亦下二句是也。箋惠公至以禮。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竹竿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稱宣公蓋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妾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代立假令十年即娶齊女至桓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即位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變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反支二云反蘭草名者喻幼稚以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恒憂於地有所依緣則志興本或作憂延於此者後人輒加耳。

童子佩韘韘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

繩佩觿早成其德。佩音[illegible]反飾[illegible]反解[illegible]之器雖則佩觿能不
人或玉韘作者非觿詩[illegible]反解[illegible]也雖云山幼稚之君雖佩觿
我知 不自謂無知以[illegible]慢人也雖云山幼稚之君雖佩觿
與其才能實不如我顧[illegible]之幼安為地意以今自謂有
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容儀可
○與音餘下佩韘與祠 觀編曰言
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毛 遂遂也言
惠公佩容刀與韘及垂紳帶三只則悸悸然有節度 毛 遂遂也言
其德不稱服 ○悸其季反韡詩
作韡垂紳音身稱尺證反 ○疏 言君之德當柔潤溫良今君之德何以不溫柔而為
驕慢以君今雖童子而佩成人之觿則當治成人之事當有
溫柔何為今驕則佩觿而才能不自謂[illegible]以驕慢人也
君非直驕慢又不知為政當以礼而徒美其外飾使垂紳帶悸悸
觀可佩玉愛[illegible]兮垂其紳帶悸悸兮而內德不稱[illegible]以有
之 ○鄭以為言君之蘭之支以柔弱而延蔓於[illegible]有[illegible]
起以興幼稚之君以幼弱而闇昧於政有所任用乃能成其
德教君今幼弱何以不任用大臣君雖童子佩成人之觿則
當治成人之事君雖則佩觿[illegible]成人之事其才能[illegible]
我衆臣之所知何故不任大臣而為驕慢矣不如[illegible]

本[illegible]

[illegible]善其威儀佩容刀與韘玉及垂紳帶悸悸行止有節度[illegible]
子而內無德[illegible]之 ○傳芝蘭至溫良 ○正義曰[illegible]
芝蘭[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有白汁可愛陸機疏云 名[illegible]
洲人謂之芝蘭以此草支蔓柔弱序刺君驕慢故以蘭君子
之德當柔潤溫良 ○箋芝蘭至其政 ○正義曰以此大夫刺
之而下云能不我知則刺其驕慢自專故易傳取其有所故
以興幼稚當須任用大臣也 ○傳觿所以至其德 ○正義
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佩[illegible]未[illegible]
并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是可
以解結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山人君治成人之
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
觿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
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
佩也下章韘亦佩時有之[illegible]言焉不必國君當佩 ○傳不
自謂無知 ○正義曰傳以此直責君驕慢言君於才能不肯
自謂我無知 ○箋此幼至見刺 ○正義曰箋以此大夫刺之
云能不我知則大夫自[illegible]也以君才能不如我所知因解其
見刺之意由自謂有才能而驕慢大臣故刺之 ○傳容儀至
[illegible]度 ○正義曰傳以此三者皆言[illegible]故[illegible]為其[illegible]故言佩
正同觀大東云鞙鞙佩璲[illegible]所佩之物因為其[illegible]故言佩

王瑧然帶之垂者佩有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紳帶與韠相類則皆指體言也故爲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玉藻云紳長制二尺是也紳帶三者之辭也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芄蘭之葉**箋云芄猶支也**童子佩韎韐**韎音末韐音合。韎韐者所以韜弓矢者也傳韎韐韋韠也。疏傳韎韐韋韠也。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事玦傳曰決鞲弦也鞲人注云玦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指鞲引弓弦禮曰玦用玉韎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爲之是古者大指以鞲弦闔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注揚觶故推之是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象骨注云鞲弦與車攻傳同則一也第一名遂以韋爲之者蓋左傳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韎爲玦者故易之爲沓手襲衣曰韎韐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也今不聞生者以朱韋爲之而王死用繢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皆極不用此是彌沓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佽箋云手指指此決亦謂巨指既著玦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紐此決拾。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河廣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衛及襄公卽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細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襄宋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宣姜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亦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親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曲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丈出不顧父

雖則佩韎能不我甲甲狎也箋云此君能不我甲與才能實下如我衆臣之甲習。甲如字爾雅同徐胡甲反韎音作狎狎戶甲反。**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疏河廣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爲夫所出而歸衛及襄公卽位思欲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序言所思之意細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襄宋桓至自止。正義曰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桓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桓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宣姜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卽位夫人思宋也亦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親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曲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丈出不顧父

母出爲逆無子出爲絶人出淫佚出爲其亂族疾妬出爲其亂親盜竊出爲其亂家有惡疾出爲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爲其離親戚盜竊出爲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更三年喪不去前貧後富貴不去於今令犯七出雖在三不去之中君不順父母與淫無子亦出雖占亦應然以其終不可絶嗣與勤德故也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爲絶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子多疾皆不犯者犯猶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犯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貶之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礼無出道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爲家其后無所出故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

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章韋鬼反杭戶郎反與音餘下遠與同後音

疏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以上而渡若浮機然非一束也此假有渡者之喻非喻夫人之嫁宋渡河也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喻非喻夫人之嫁宋渡河也河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之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跂丘豉反

疏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云衛在其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須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刀如字書作舠說文作舠音刀○

疏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杭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亦音刀○曰刀宜爲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亦音刀○曰

傳伐不踰時故伺察不費錢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illegible]
之性是也此敘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亂皆由行役過
時之所致敘言爲王甫疾亂出於衛人陳之從王伐鄭春
也○箋衛宣至思之○正義曰案人衛人陳之從王伐鄭春
秋桓五年經也時當宣公故云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
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
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祭聃頃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
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爲得其正以六師
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踰正其
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事
過時不反簀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云刺時者也

伯公爲王前驅

傳伯州伯至特立○正義曰言爲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爲諸侯之州長也書
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爲諸侯之州長也書
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
伯對閭史周府亦謂州里之伯州伯州長也書
故云特立○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叔季長幼之字而
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也此[illegible]

詩注疏卷二

兵則有弓矢有車右當有官伯不必州長爲之特立與傳一也
爲武號則傑爲有德故云英傑傑亦特立與傳一也

執殳爲王前驅

殳長丈二而無刃○箋殳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
尺爲差○殳市朱反長丈二尺無刃○正義曰殳長丈二尺一
本亦作殳殳之殳反酋在由反[illegible]
義曰考功記云殳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丈二也
治氏爲戈戟之刃不言殳刃是無刃也○箋殳車[illegible]
正義曰因殳是兵車之器有故歷言六等之差考正記曰
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
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
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
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是也彼注
云戈殳戟矛皆持車輈其云執之者在車當持用則執之此
據用以言也又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
故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也
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者以上爲差之備故同之六等者自軫歷
數人殳以上爲差之備故同之六等者自軫以上數之其等
差有六故注云法易之三才六書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
亦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戈殳車戟酋

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酋矛夷矛同爲矛翻故自軫至矛爲六等象三材之六數故不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自戈以上數爲六等則人於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爲由此故自軫數之以戈軫爲地材人殳爲人材矛戟爲天材人處地上故在殳下如此則得其象矣或以爲凡兵車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五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註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非步卒必有夷矛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右云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云弓矢殳矛戈戟相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輔長以司兵云建車之五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步卒所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殳矛戈戟當之車之五兵云殳戟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右當於中國仍是步卒未爲右也故以步卒五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爲五兵在車則六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殳中故不數也其實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利車馳野戰杜子春云唐者在左又左傳曰前驅者在左又曰前驅又曰車戰又曰弓矢御之是皆有弓矢也

自伯之東疏 自伯之東。正義曰前此時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首如飛蓬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豈無膏沐** 適主也。適都暨反註同爲于偽反或如字。**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杲杲然日復出矣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杲古老反出如字沈推類反復扶又反下同。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疏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毛於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則此願亦爲每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思之厭足於心由此故生首疾。傳甘厭。正義曰謂思之不已乃厭足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箋

次至不能絕。正義曰箋以甘心首思之不能已如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如欲取以甘心未得之心者獻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者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諼草令人忘心憂者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故言我念思伯心之。焉如虔反諼本又作萱況袁反說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萱音況袁反又況遠反又如字。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痗音每又音悔。毛以爲君子既過時不反已思之至甚既生者疾思以危身故言我憂思此何爲乎一云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觀之以忘憂但忘既久而不來每有所言思此伯也使我心病。鄭以諼爲令人異。傳諼草至北堂。正義曰諼爲忘憂之草不謂諼爲萱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謂得令人喜忘憂草也諼者獨此之義故知在北堂上者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上者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上者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

以此詩爲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爲夫婦之辭○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綏音雖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室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無爲于僞反

疏有狐至無裳○正義曰有狐綏綏然匹行在彼淇梁之水而得其所以興今衛之男女皆喪妃耦不得匹行乃狐之不如故婦人言心之憂矣是子無室家已思欲與之爲室家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思欲與爲室家裳以喻已欲與之爲室家○傳綏綏匹行貌○正義曰序云喪其妃耦而言故知綏綏是匹行之貌○傳之子至配衣○正義曰以此經婦人之辭言之子無裳則謂男子爲之子也故言之子無室家者直指言無裳則因事見義以喻已當配未故云裳所以配衣二章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然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故箋云是子無裳欲與爲室家之道申說詩裳所以配衣之義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深可厲之者○厲力制反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申束衣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唯古花反遺于季反下注同

疏木瓜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謂公時也至載公曰宋桓公迫而立之出奔於漕後即爲齊公子無虧所救歸公子文公立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之也下總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爲齊所遺左傳齊侯以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衣服稱是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牧而死三月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故服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謂門材與祭服傳不言文不備此下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

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木瓜樹木瓜也可食之

琚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瓊求營反說文云赤玉也亦作茷爾雅云樹木瓜也匪

音居伶反音渠樹音戍字亦作樹

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云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爲報

木瓜之惠欲令壽長以爲玩好耳

已國之恩也。爲

好呼報反篇內同（疏）投我至爲好。正義曰以衛人得齊相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

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則報之而不能乃假以瓊琚

我雖非敢以此瓊琚報齊之木瓜必令齊長以爲玩好結我

以恩情而已今國家敗滅出奔於齊齊新敗而封我此之大

功無何以報之。傳木瓜至玉名。正義曰釋木云蘋木瓜木瓜

以下木桃木李皆可食之不則故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

云實如小瓜酸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琚是玉名則瓊是玉名也釋義注云瓊

是玉之美者非玉名也釋玉云瓊是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耳故荀子曰

云佩玉瓊玉之美者非玉名也瑤佩玉名下傳云瓊瑤美

石瓊玫玉名三者互也明言瑤玉名瑤玫亦佩玉名瑤言美

石玫言玉之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互

明有麻傳云玫石次玉是玫非全玉也。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瓊美玉。瑤音遙說文云美石。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瓊玖玉名。玖音久書云玉黑色。匪

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

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

書曰厥苞橘柚。苴子餘反。柚餘救反。（疏）傳孔子至禮行。正義曰孔

子在衛時然蒙已五歲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相冊見四夫教

之不明於共僕見民俗之可以爲君子於苦槃見遭世之主

而尤問於世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於繼衣見好賢之至是

也傳於隰末內言之者以孔叢所言總論一篇之事故篇終

言之小弁之引孟子亦然。箋以果至橘柚。正義曰箋解

於木瓜所以得見苞苴者之禮者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

此投人以木瓜木李必苞苴而往以見苞苴之禮行知果實

必苞之者尚書曰厥苞橘柚孔苞明果實皆苞之曲禮

注云苞苴異魚肉不言苞果實者沐舉重而略之此苞之所

通曲禮注云賦以葦或以茅故既夕禮云葦苞二野有死麕

白茅苞之是

或葦或茅也

木瓜二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三 三之三